

莫里哀劇集

止輯之四

# 喬治·丹

李健吾譯

N'avez vous jamais  
 Iamais songé à  
 Que l'on ne peut  
 A la chance n'aura  
 Et que l'on ne peut  
 A un effort à faire  
 par l'on ne peut  
 Mais l'on ne peut  
 Gêner l'on ne peut  
 Et l'on ne peut

開明書店



88



丹 黨 · 治 喬

譯 吾 健 李

行 印 店 書 明 開

喬治·黨丹

一九四九年六月版

每冊定價·〇三

印刷者	發行者	翻譯者	著作者
開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李健吾	莫里哀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38 P.) K

喬

## 序

喬治·黨丹(George Dandin)，一名受氣丈夫(Le Mari confondu)，是莫里哀根據一齣獨幕的老戲重寫的，一六六八年七月十八日，在凡爾塞宮的草地露天演出，慶祝新簽訂的和約。老戲的名子是勒·巴耳布葉的妒忌(La Jalouse du Barbouille)，傳說是莫氏早年流浪期間的收穫，可能是民間久已有這麼一齣小戲，莫氏重新整理一過。太太夜晚在外邊幽會，回到門口，丈夫不許進去，她假裝投井，騙出丈夫，自己掩進家門，反而冤枉丈夫在外荒唐，親友和鄰居把他打罵了一頓，方纔了結：這個故事收在十日談(Décameron)裏面，莫氏顯然讀過。

就笑劇的立場來看，批評家理應無可非議，布局單純而多致，人物簡單而明凸，同時，尤其難得的是，處處巧合，而又異常自然，不着絲毫痕跡，不

過，浪漫或者道德氣質濃重的讀者，例如盧騷，不能夠滿意這齣戲也是真的；第一，裏面沒有一個人物值得誇讚或者同情，即使黨丹本人也有受氣的原因；第二，懲惡獎善的原則似乎在這裏沒有着落，「惡毒女人」未曾受到分毫的報應。我們願意在這裏指出，看戲和讀戲不是一件事，莫氏的戲很少是純粹爲了讀的，所以看他的演出，人人捧着肚子狂笑，臨到後人如盧騷，對書細讀，自有相當距離。

有一派索隱家，認爲莫氏用這齣戲反映他的不愉快的家庭生活，同時，太飾女主角昂皆麗克，自己飾黨丹，可能含有諷諭的意義在裏面。這種說法，沒有人能夠否認，自然也就不可以承認，因爲太簡單了，他們演出上的美滿合作可以幫莫氏說明：臆測應當適可而止。

把這些枝節放過，我們願意就戲看戲，因爲，說到最後，價值只在本身。這齣戲的主題，正如兩年後向貴人看齊裏面汝爾丹太太所講起的處世常理：婚姻要在社會條件以內。鄉下人黨丹受氣，只爲跳出階層，和本鄉的貴人聯親。

他本人有的是弱點，先就缺少風度，然而企圖高攀，反而遭受屈辱，卻也是自食其果，罪有應得。但是，莫氏是公道的，他同樣揭出貴族的矯情，虛榮，自大，索興說穿了罷，卑鄙無恥。我們明白：黨丹能夠娶到昂皆麗克，只因為沒落的岳父利用他為他們還債。昂皆麗克是一個商品。第二幕第四場對於昂皆麗克的行為有深刻的說明。單從社會意義的觀點來看，十九世紀中葉最成功的喜劇，浦瓦芮葉先生的姑爺 (*Le Gendre de M. Poirier*)，發揮的只是同一主題：貴族和中產商人之間的衝突矛盾。歐吉耶 (*Emile Augier*) 刻畫了一位孝女賢妻，便把莫氏的風險全避過了。和歐吉耶後輩一比，莫氏在這齣戲倒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自然主義者了。

其實不足為奇，因為故事從中世紀來，中世紀這個赤裸裸的大洪爐原來就粗野無情，活像自然主義和牠有過往來。所以，要想呼吸受氣丈夫的氣息，莫氏的藝術和觀察不就全夠，還得添上中世紀的因素。

喬治 · 黨丹

一名「受氣丈夫」

人物：

喬治·黨丹 富有的鄉下人，昂皆麗克的丈夫。

昂皆麗克 喬治·黨丹的太太，德·叟當維勒先生的女兒①。

德·叟當維勒先生 鄉間的貴人，昂皆麗克的父親。

德·叟當維勒夫人

克里當德 昂皆麗克的情人。

克樓狄娜 昂皆麗克的使女。

呂班 鄉下人，侍奉克里當德。

高南 喬治·黨丹的僕人。

景在喬治·黨丹的宅前。



## 第一幕

### 第一場 喬治·黨丹（一個人）。

喬治·黨丹 啊！女人一成了名門閨秀，簡直就怪了個邪行！鄉下人想提高身份，跟我一樣，和一位貴人家庭走親，單看我的婚事，這份兒教訓就足夠了！貴族本身不錯；當然，值得敬重；但是，伴着他的是許多壞環境，頂好還是別去碰他。我犧牲自己，在這方面變成一位學者，他們把我們另外一羣人請進他們的家族，讓我認識了什麼叫做貴人們的風格。他們跟我們聯親，並不看重我們的人品；他們聯的是我們的財產；我這麼有錢，真應當娶一個老老實實的鄉下好姑娘，要比娶一位身份比我高的女人強多了，不高興姓我的姓，以爲我就是拿全部財產也買不到做她丈夫的資格。喬治·黨丹，喬治·黨丹，你幹了一樁傻事，最傻最傻的事。我這個家現在真糟啦，我不回去便罷，一回去準遇到岔子。

## 第二場 喬治·黨丹，呂班。

喬治·黨丹（看見呂班走出他的家門，旁白）這條活嘴什麼鬼，到我家裏做什麼？

呂班（瞥見喬治·黨丹，旁白）這兒有一個人看着我。

喬治·黨丹（旁白）他不認識我。

呂班（旁白）他有點兒疑心。

喬治·黨丹（旁白）看呀！他行禮顯得挺窘。

呂班（旁白）我怕他對人講他看見我打這門裏出來。

喬治·黨丹 你好。

呂班 不敢當。

喬治·黨丹 我相信你不是這兒人。

呂班 不是：我來這兒就為看看明天過節熱鬧。

喬治·黨丹 噫！請你說給我聽：你不是打這裏頭出來的？

呂班 噓！

喬治·黨丹 怎麼啦？

呂班 住嘴！

喬治·黨丹 什麼事？

呂班 閉口！你不可以說你看見我打這裏頭出來。

喬治·黨丹 爲什麼？

呂班 我的上帝！那呀。

喬治·黨丹 你說呀。

呂班 慢着。我怕叫人聽見。

喬治·黨丹 沒人，沒人。

呂班 那呀，我纔跟女當家講話來的，一位先生看上了她，差我去的。這不好叫人知道的。你懂嗎？

喬治·黨丹 懂。

呂班 這就是那個理兒。人家吩咐我當心，別叫人看見；我求你了，你頂少也得不說你看見我。

喬治·黨丹 我當心就是了。

呂班 人家要我做得祕密，我高興我做到啦。  
喬治·黨丹 對。

呂班 他們講，丈夫愛吃醋，不要別人對他老婆作愛；這要是讓他聽了去，他氣死啦。你明白了罷？

喬治·黨丹 太明白了。

呂班 千萬不能夠叫他知道底細。

喬治·黨丹 還用說。

呂班 他們想安安靜靜把他騙了。你懂罷？

喬治·黨丹 太懂了。

呂班 你要是一講，你看見我打他家裏出來，你就把事搞精啦。你明白了罷？

喬治·黨丹 當然。噫！差你到裏頭去的人叫什麼名子？

呂班 他是我們鄉裏的大人，什麼……子爵……媽的！我從來就記不住他們唧哩咕嚕怎麼

說這個名子。克里……克里當德老爺。

喬治·黨丹 就是住在這兒的年輕官裏人？

呂班 是他；靠近樹那邊。

喬治·黨丹（旁白）前不久這位花花公子來做我的鄰居，原來是爲這個。不用說，我的鼻子長；我早就對他這個鄰居起了疑心。

呂班 真的！你就沒見過這種規矩人。他給我三塊金幣，只爲叫我去對那女人講，他愛她，他直盼望有榮譽能夠跟她講話。你看，這沒什麼難，他謝我倒挺厚；就沒法子比，我做一天工，也不過纔賺十蘇①！

喬治·黨丹 怎麼樣，你話帶到了嗎？

呂班 帶到啦。我在裏頭尋到一個叫克樓狄娜的，馬上就明白我的意思，想法子叫我跟她的女主人講話。

喬治·黨丹（旁白）啊！渾帳丫頭！

呂班 傢伙！這克樓狄娜呀是真標致！我看上啦，只要她肯，我們就好成親。

喬治·黨丹 可是女主人對這位宮裏的老爺怎麼回話的？

呂班 她叫我對他講……等等，我不知道我記對了沒有；他對她的感情，她完全承情，不過她丈夫是個怪人，他要當心別露出馬腳，彼此見面得好好兒安排安排。

喬治·黨丹（旁白）啊！該死的女人！

呂班 媽的！好笑透啦；因爲丈夫就不清楚這些把戲；妙的就是這個。這小子吃醋算是吃

着啦。不是嗎？

喬治·黨丹 可不。

呂班 再見。千萬口緊。守好祕密，別叫她男人曉得。

喬治·黨丹 對，對。

呂班 我呀，我裝什麼也不知道。我纔精明，沒人想到我在裏頭也有一手兒。

## 第二場 喬治·黨丹（一個人）。

喬治·黨丹 好嘍！喬治·黨丹，看你女人把你待成了什麼樣子。這就是娶名門閨秀的好處。人家要你耍個足，你可不能夠報復；貴人的身份拘着你，動也動不得。地位相等，丈夫至少還有發作的自由；她要是一個鄉下女人，你現在很可以掄起棍子揍她個公道出來。可是你偏要限貴族來往嘍；你家主公就甯想做得成。啊！我一心的恨，恨不得打自己幾個耳刮子。什麼！臉皮不要，聽一個花花公子求愛，同時答應下往來！媽的！我纔不肯輕輕就這麼放過。我必須馬上就到岳父母那兒訴說去，說什麼也要辯開他們的眼睛，看看他們的閨女給了我多少苦惱，多少氣。可是，兩位老人家，巧得

很，都來啦。

#### 第四場

德·叟當維勒先生，德·叟當維勒夫人，喬治·黨丹。

德·叟當維勒 怎麼啦，姑爺？你像有心事。

喬治·黨丹 有來由的……

德·叟當維勒夫人 我的上帝！姑爺，你到人跟前，禮兒也不見一個，可真不文明！

喬治·黨丹 我的天！岳母，那是因爲我想着別的事……

德·叟當維勒夫人 有什麼好說的！姑爺，你眞就這麼不懂人事，眞就沒法子教你在貴人

中間應對嗎？

喬治·黨丹 怎麼樣？

德·叟當維勒夫人 你就不能夠去掉那種隨隨便便的岳母稱謂，學着點兒稱我夫人？

喬治·黨丹 眞的！您喊我姑爺，我覺得，我就可以喊您岳母。

德·叟當維勒夫人 話不是這麼講，人不全一樣。請你記住，跟我這樣一位有身份的人談話，你不够格兒用那種稱謂；雖說你是我們的姑爺，你和我們中間還有老大的差別，

你應當清楚你是什麼樣兒人。

德·叟黨維勒 好人，夠啦；講講別的。

德·叟黨維勒夫人 我的上帝！德·叟黨維勒先生，像你那樣兒的寬大也就是你有，你就不會叫人家依着你的身份尊敬你。

德·叟黨維勒 得啦！你少說一句：我這上頭沒什麼好受人指摘的；我這輩子足有二十回不饒人，叫人知道我原有的權利我是一步不讓。不過，對他嘍，小小警告一番也就成啦。姑爺，說給我們聽，你心裏頭有什麼事。

喬治·黨丹 既然我必須把話往簡短裏說，德·叟黨維勒先生，我就乾脆說了罷，我有因由……

德·叟黨維勒 慢着，姑爺。記住稱人姓兒不恭敬，人家身份比我們高，你單稱先生纔對。

喬治·黨丹 好罷，單稱先生，別再稱德·叟黨維勒先生，我要告訴您的是，我女人……

德·叟黨維勒 得！你還得記住，說到我們的女兒，你不應當講我女人。

喬治·黨丹 氣死我。怎麼！我女人不是我女人？

德·叟黨維勒夫人 是，姑爺，她是你女人；不過，你不許這樣稱呼她，你要是娶了一個



跟你一樣的女人，那就另作一說了。

喬治·黨丹（旁白）啊！喬治·黨丹，你高攀人家，落下個什麼？（高聲）噫！行行好，權且把你們貴人的身份收在一邊，許我現在儘可能把話對你們交代明白。（旁白）鬼弄掉這類是非，我鬆快多了！（向德·叟當維勒）我告訴您，我不怎麼滿意我的婚姻。

德·叟當維勒 姑爺，理由呢？

德·叟當維勒夫人 什麼！你有了大好處，還昧良心說話？

喬治·黨丹 夫人，既然您要稱您夫人，什麼好處？這門親事對你們倒不壞：因為，不是我的話，原諒我，你們的事由兒糟透了，我的銀錢正好拿來堵住許多大窟窿；可是，請問，我有了什麼好處，除非是姓兒放長，不叫喬治·黨丹，從您那兒得到德·拉·黨狄尼耶耳的頭銜？

德·叟當維勒 姑爺，和叟當維勒一姓聯親的好處，可以不作數嗎？

德·叟當維勒夫人 還有拉·浦呂道特芮一姓，我的光榮的娘家，女兒嫁到男家，仗着希有的特權，把你的子女變成貴人，也可以不作數嗎？

喬治·黨丹 是，好極啦，我的子女將來都是貴人；不過，假如不防止的話，我呀，我就

變成王八了。

德·叟當維勒 姑爺，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喬治·黨丹 這話是說，您女兒不像平常一位太太過活的樣子，做出來的事太傷體面。

德·叟當維勒夫人 住口！當心你說什麼。我女兒的家世真是太清白了，說什麼也不會惹亂子，丟自己的醜；在拉·浦呂道特芮一姓裏頭，三百多年了，謝謝上帝，就沒發見有一個女人給外人說閒話的。

德·叟當維勒 傢活，在叟當維勒一姓裏頭，就從來沒看到一個水性楊花的女子；勇敢不傳給男子，除非貞節傳給婦女。

德·叟當維勒夫人 我們有一位雅克琳·德·拉·浦呂道特芮，怎麼也不肯做一位有封邑的公爵的情婦，還是本省的總督。

德·叟當維勒 有一位瑪杜芮娜·德·叟當維勒，拒絕國王一位寵臣的兩萬艾居，人家問她要的也不過就是談談話。

喬治·黨丹 算啦！您女兒沒那麼刁難；她嫁到我家以後就馴順了。

德·叟當維勒 姑爺，話放明白。她做壞事，我們決不給她挺腰，她母親和我，我們頭一個還你公道。

德·叟當維勒夫人 事情關係着名譽，我們不許人家尋我們開心；我們把地帶大的，管教嚴着哪。

喬治·黨丹 我所能夠對你們講的，是這兒有一位你們見過的出入宮庭的貴人，當着我對她作愛，叫人把話傳給她聽，她真還就大發慈悲聽了。

德·叟當維勒夫人 我的上帝！她要是真不給她母親留體面呀，我一定親手把她掐死。

德·叟當維勒 傢活！她要是禍害她的名譽呀，我一定拿我的劍戳穿她和情人的身子。

喬治·黨丹 我把經過的情形對你們講了，你們也聽過了，我問你們要懲罰。

德·叟當維勒 別難過；我懲罰兩個人給你看：不管什麼樣兒人，我有辦法處治。不過，你告訴我們的話，你真就拿得穩沒搞錯了？

喬治·黨丹 拿得穩。

德·叟當維勒 千萬當心：因為，這種事在貴人之間最難處理，你沒搞清楚可不成。

喬治·黨丹 聽我講，我對您說的話，沒一句不是真的。

德·叟當維勒 好人兒，你去女兒那邊談談，我同姑爺去找那位先生談談。

德·叟當維勒夫人 親人兒，你知道的，我拿好榜樣給她，難道她真就把作人忘了個乾

德·叟當維勒 我們這就明白底細。姑爺，跟住我，別難過。人家跟我家裏的人過意不去，你看我不拿點兒顏色給他看看的。

喬治·黨丹 他朝我們這兒走來啦。

### 第五場

德·叟當維勒先生，克里當德，喬治·黨丹。

德·叟當維勒 先生，你認識我嗎？

克里當德 不，先生，不認識。

德·叟當維勒 我是叟當維勒男爵。

克里當德 我聽見了非常高興。

德·叟當維勒 朝廷上曉得我的名子；我年輕的時候，漢西<sup>①</sup>那次徵召，我有榮譽最先應命。

克里當德 好。

德·叟當維勒 先生，孟斗邦<sup>②</sup>那次大圍攻，家父約翰·吉勒·德·叟當維勒有光榮親身參加。

克里當德 我歡喜聽。

德·叟當維勒 我有一位先人，拜耳唐·德·叟當維勒在當時極其爲人敬重，得到允許，出售家產，到外洋遠征。

克里當德 我願意相信。

德·叟當維勒 先生，他報告我，你愛着，追着一位少婦，就是我女兒，我關心她，也關

心這位先生，（指着喬治·黨丹）你看見的，有榮譽做我的女婿。

克里當德 誰？我？

德·叟當維勒 是的；我歡喜同你談談，請你把事情解說清楚。

克里當德 簡直是胡說霸道，先生，誰告訴你的？

德·叟當維勒 有人相信全知道。

克里當德 這人呀撒謊。我是正經人。先生，這種渾帳行爲，你相信我幹得出來？我，愛

一位美麗的少婦，有榮譽是叟當維勒男爵的小姐！我非常尊敬你，決沒這種事，我聽候差遣還來不及。誰告訴你誰是一個蠢蛋。

德·叟當維勒 看，姑爺。

喬治·黨丹 什麼？

克里當德 是一個流氓，一個壞蛋。

德·叟當維勒 (向喬治·黨丹) 答話呀。

喬治·黨丹 您答話呀。

克里當德 我假如知道是誰的話，我當着你面，一劍刺進他的肚子。

德·叟當維勒 (向喬治·黨丹) 你倒是表白表白呀。

喬治·黨丹 不表白。那是真的。

克里當德 先生，他是你的姑爺，是他……？

德·叟當維勒 是的，是他親自訴說給我聽的。

克里當德 他和你是一家人，真得謝謝這種好處；不然的話，說我這樣人的壞話，且有他好看的。

### 第六場

德·叟當維勒先生，德·叟當維勒夫人，昂皆麗克，克里當德，  
喬治·黨丹，克樓狄娜。

德·叟當維勒夫人 單就眼前看，妒忌真叫怪得出奇！我把女兒帶來，當着大家面，把話

解說清楚。

克里當德（向昂皆麗克）難道是你，夫人，告訴你丈夫，我愛着你的？

昂皆麗克 我？我怎麼會講？難道就是這個？真的，我倒願意看看你在愛我。試試看，我求你啦；你就明白你在跟誰說話了；這件事呀，我勸你做。譬方說，情人用的千方百計，你全好來來；單爲作要也好，試試給我送些紙條子，瞞着人給我寫些情箋，值個我丈夫不在家的機會，或者我出門的時間，同我談談你的愛情；你只要肯來，我答應你，一定照規矩接待你。

克里當德 瞎！得，得，夫人，慢着。你用不着那樣教訓我，也用不着那樣害怕。誰告訴你我想着愛你來的？

昂皆麗克 我，我怎麼知道人家在這兒對我講些什麼呀？

克里當德 人家高興說什麼就說什麼；可是你知道我遇見你的時候，有沒有對你談到愛情。

昂皆麗克 你談了就好了，我歡迎。

克里當德 我告訴你，你沒有什麼好怕我的；我不是那種讓美人兒難過的人；我太尊敬你們了，你，你的父母，我不會起愛你的念頭的。

德·叟當維勒夫人（向喬治·黨丹）怎麼樣！你看見啦。

德·叟當維勒 姑爺，你該滿意了。你還有什麼話說？

喬治·黨丹 我說呀，這都是些欺人之談；我知道的我知道；既然必須說穿了，我就說了

罷，她方纔收到了他一個條子的。

昂皆麗克 我？我收到了一個條子？

克里當德 我遞過去一個條子？

昂皆麗克 克樓狄娜？

克里當德（向克樓狄娜）是真的？

克樓狄娜 青天在上，這是騙人的假話！

喬治·黨丹 死鬼，住口。我知道你的把戲；方纔是你領信差進去的。

克樓狄娜 誰？我？

喬治·黨丹 是的，你，別假撇清。

克樓狄娜 唉呀！今天人心都多壞喲，居然疑心到我，我，出名兒的老實人！

喬治·黨丹 住口，壞東西。你裝好人，可我呀老早就知道你啦；你纔油滑。

克樓狄娜（向昂皆麗克）太太，難道……？



喬治·黨丹 住口，聽我講；你爹不是貴人，別人的罪可能全歸你受。

昂皆麗克 這個謊太大，太傷我的心，我簡直就沒力量回答。人家沒什麼地方對不住丈夫，丈夫偏要冤枉，太氣人啦！唉呀！我要是有什麼好責備的話呀，那就是我待他太好了。

克樓狄娜 當然。

昂皆麗克 我的不幸全出在我太敬重他；但願像他所說的，上天讓我能夠忍受一下別人的調情！我也不怎麼值得人家可憐了。再見；我走開，我受不了人家這樣侮辱我。

### 第七場

德·叟當維勒夫人，德·叟當維勒先生，德·克里當德，喬治·黨丹，克樓狄娜。

德·叟當維勒夫人（向喬治·黨丹）對，你配不上人家給你的賢德太太。

克樓狄娜 我的天，他也就是配她給他把柄；我要是她呀，纔不遲疑哪。（向克里當德）

是呀，先生，爲了罰他，你也應當對我們太太作愛。作好了，是我對你講；不會失敗的；人家已經那麼糟騙我了，我答應幫你忙幫到底。

【克樓狄娜下。

德·叟當維勒 姑爺，你也就是配人家對你講這種話；你逼得人人跟你作對。

德·叟當維勒夫人 對，想着好好兒對待一位門第高貴的小姐；從今以後，當心別再犯同樣的過失。

喬治·黨丹（旁白）我有理兒，人家偏說沒理兒，活活兒把我氣死啦。

### 第八場 德·叟當維勒先生，克里當德，喬治·黨丹。

克里當德（向德·叟當維勒）先生，你看見的，我受人冤枉了；關於榮譽的格言，你是

知道的；人家侮辱我，我要求賠罪。

德·叟當維勒 對，手續上應當如此。來，姑爺，向先生賠罪。

喬治·黨丹 怎麼！賠罪？

德·叟當維勒 是的，冤枉人家，按規矩，應當如此。

喬治·黨丹 冤枉人家，這，我，我不能夠同意；我清楚我心裏頭怎麼樣想。

德·叟當維勒 沒關係。不管你怎麼樣想，他否認了；那就只有賠罪了。任何人一否認，

別人就沒有權利申訴。

喬治·黨丹 依您，假如我發見他和我女人睡覺，只要他否認，他就沒事啦。

德·叟當維勒 沒什麼好辯的。我教您道歉，你對他說。

喬治·黨丹 我！我還得對他道歉……

德·叟當維勒 來，聽我吩咐，沒什麼好遲疑的；是我領着你做，你不必怕你做的太多。

喬治·黨丹 我不幹……

德·叟當維勒 媽的！姑爺，別逗上我的火兒來。我會跟他合起手來幹你的。來，聽我吩

咐你。

喬治·黨丹 (旁白) 啊！喬治·黨丹！

德·叟當維勒 你先摘下帽子；先生是貴人，你不是。

喬治·黨丹 (拿下帽子，旁白) 氣死人！

德·叟當維勒 跟着我學：先生……

喬治·黨丹 先生……

德·叟當維勒 我請你饒恕……(他看見他的女婿不大聽話) 啊！

喬治·黨丹 我請你饒恕……

德·叟當維勒 我原先對你的惡劣的想法。

喬治·黨丹 我原先對你的惡劣的想法。

德·叟當維勒 那是因爲我沒有榮譽認識你。

喬治·黨丹 那是因爲我沒有榮譽認識你。

德·叟當維勒 我求你相信……

喬治·黨丹 我求你相信……

德·叟當維勒 我願受差遣。

喬治·黨丹 你要我受一個要我做王八的人差遣？

德·叟當維勒 (他又恐嚇他) 啊！

克里當德 成啦，先生。

德·叟當維勒 不成，我要他照規矩，做完了牠：我願受差遣。

喬治·黨丹 我願受差遣。

克里當德 (向喬治·黨丹) 先生，我也誠心誠意願受差遣；過去的事，我不再攔在心上

了。(向德·叟當維勒) 先生爲這事難受，我恨不過意，現在我告辭啦。

德·叟當維勒 我吻你的手；你什麼時候高興，我約你到舍間獵兔子玩兒去。

克里當德 你太體面我啦。

【克里當德下。

德·叟當維勒 姑爺，事情就這麼解決啦。再見。記住你跟我們家聯親，就成了自己人，我們一定支持你，不允許別人欺負你。

### 第九場 喬治·黨丹（一個人）。

喬治·黨丹 啊！我……你要這麼做嘍；你要這麼做嘍，喬治·黨丹，你要這麼做嘍；這就是你的報應，這下子你算對了點兒啦；你值多少，正好得到多少。算啦，唯一的問題是稱開岳父母的眼睛；我也許找得着什麼法子在這上頭成功。

## 第二幕

### 第一場 克樓狄娜，呂班。

克樓狄娜 是呀，我早就猜着了，一定是由你那兒說出去的，你講給什麼人聽，人再報告給我們主子。

呂班 說實話，我就是路過，偶而對一個人透了一句話，叫他別講他看見我走出來；這地方的人，口裏就甭想藏得住一句話！

克樓狄娜 真的，這位子爵老爺真會挑人，讓你給他做信差，用了你這麼一個走運的人。

呂班 算啦，下一回我一定當心，分外精明。

克樓狄娜 對，對，等着瞧罷。

呂班 別再講這個啦。聽我講。

克樓狄娜 你要我聽什麼？

呂班 拿你的臉朝着我。

克樓狄娜 好罷！什麼事？

呂班 克樓狄娜！

克樓狄娜 什麼？

呂班 瞎！看！難道你不明白我要說什麼嗎？

克樓狄娜 不明白。

呂班 傢伙！我愛你。

克樓狄娜 真的？

呂班 真的，鬼帶了我去！我發誓，你可以相信我囉。

克樓狄娜 好罷。

呂班 我一看你，就覺得心直跳。

克樓狄娜 我聽了喜歡。

呂班 怎麼搞的，你這麼標致？

克樓狄娜 我跟別人沒兩樣兒。

呂班 你看，用不着兜圈子：你願意的話，你做我老婆，我做你老公，我們倆就是夫妻囉。

克樓狄娜 你也許會跟我們主子一樣吃醋。

呂班 決不。

克樓狄娜 我噫，我就恨丈夫疑心大；我要一個丈夫，不提心弔膽，有的是信心，信得過我守貞節，看着我在三十個男人中間也不擔心。

呂班 好呀！我就是那種人。

克樓狄娜 懷疑一個女人，折磨她，真是世上再蠢不過的事啦。實情是正相反，沒有便宜占；反而叫我們往壞事上想；事情往往都是丈夫自己，無中生有，瞎嚷嚷出來的。

呂班 好呀！到時候你高興怎麼做，就怎麼做，我給你自由。

克樓狄娜 那樣一來，男人就不會受騙了。丈夫隨我們去做，我們倒好了，需要多少自由，用多少自由；就像有些人，為我們打開他們的錢口袋，對我們講：拿罷。我們規規矩矩地拿，合理兒我們就滿足了。可是有些人一來就挑岔兒呀，我們試着騙完了他們，還不饒他們。

呂班 成，我就算是那種打開錢口袋的人，你只要嫁我就得。

克樓狄娜 好罷！走着瞧。



呂班 克樓狄娜，那麼，到這兒來。

克樓狄娜 你要做什麼？

呂班 來，我告訴你。

克樓狄娜 啊！慢着。我不喜歡人動手動腳的。

呂班 噓！一點點要好的小意思。

克樓狄娜 我告訴你，別碰我；我不懂玩笑。

呂班 克樓狄娜。

克樓狄娜（推開呂班）啊噫！

呂班 啊！你待窮人可真粗！媽的！拒絕人，真沒良心！長得這麼美，不要人家香臉，難

道你不臊的幌？瞎！得啦！

克樓狄娜 我打你的臉。

呂班 噢！蠻丫頭！野丫頭！算啦！夠啦！狠心的壞丫頭！

克樓狄娜 你倒自在。

呂班 就算讓我來來，你又少得了什麼？

克樓狄娜 你得忍忍。

呂班 也就是香香，趕明兒還成親哪。

克樓狄娜 我不幹。

呂班 克樓狄娜，求求你，照單減收。

克樓狄娜 嚙！不幹！我早就上過當啦。再見。走罷，告訴子爵老爺，我會留意把信遞過去的。

呂班 再見，美人兒，倔驢子。

克樓狄娜 承情。

呂班 再見，石頭，石子，石塊，世上頂硬的東西。

克樓狄娜（一個人）我去交給我的女主人……她跟她丈夫來啦：先躲開，等她一個人的時候再說。

## 第二場 喬治·黨丹，昂皆羅克。

喬治·黨丹 不成，不成；騙我呀，還不就那麼容易，人家對我講的話，我太清楚真有其事了。人就想不到我眼睛有多尖，方纔你那些怪話嚙，別想瞞得了我。

第二二場 克里當德，昂皆麗克，喬治·黨丹。

克里當德（在舞臺裏旁白）啊！那是她；不過她丈夫跟她在一起。

喬治·黨丹（沒有看見克里當德）單就你那些假模假樣看，我就明白人家對我講的話是真的，你對我們的婚姻並不敬重。（克里當德和昂皆麗克互相行禮）我的上帝！別行禮啦；我同你講的不是這類敬重，你用不着取笑我。

昂皆麗克 我，取笑！我沒這意思。

喬治·黨丹 我知道你的想法，認識……（克里當德和昂皆麗克再度行禮）又來啦！啊！你就別再開玩笑罷。我明白你因為出身貴族，把我看得遠比你低，我同你說起的敬重，跟我本人不發生關係；我的意思是指你對婚姻應當有的敬重。（昂皆麗克做表示給克里當德）用不着塗肩膀，我沒說蠢話。

昂皆麗克 誰想着塗肩膀來的？

喬治·黨丹 我的上帝！我看的一清二楚。我再講一次給你聽，婚姻是一條人人應當敬重的鏈子；像你那樣不拿鏈放在眼裏，你很不應該。（昂皆麗克向克里當德點頭）是

的，是的，不應該；你甩不着搖頭，衝我做鬼臉。

昂皆麗克 我？我不懂你是什麼意思。

喬治·黨丹 我嘛，我太懶啦；我清楚你看不起我。我要是沒生下來是貴人，至少我還家

貴清白；姓黨丹的：

克里當德（在昂皆麗克身後，沒有被黨丹看見）談談話的機會。

喬治·黨丹（沒有看見克里當德）瞎？

昂皆麗克 什麼？我沒開口。

【喬治·黨丹兜着太太轉，克里當德朝喬治·黨丹行了一個大禮，走開。

#### 第四場 喬治·黨丹，昂皆麗克。

喬治·黨丹 眼前他就兜着你在四周轉。

昂皆麗克 可，那是我的錯？你要我怎麼着？

喬治·黨丹 一個女人就只討她丈夫的歡心，她怎麼着，我要你怎麼着。隨你怎麼講，你不願意，那些登徒子決不跟你聽話。就像蜂蜜招惹蒼蠅，一種說不出來的輕狂吸引他

們；正經女人的態度一開頭就能夠把他們攆掉。

昂皆麗克 我，攆掉！爲什麼？人家覺得我好看，我並不厭棄，反而歡喜。

喬治·黨丹 是呀！可是你們談情說愛的時候，要丈夫扮個什麼樣兒角色？

昂皆麗克 一位老實人的角色，高興看自己女人受人尊敬。

喬治·黨丹 對不住，我幹不來；姓黨丹的全搞不慣這種時髦風氣。

昂皆麗克 噢！只要肯，姓黨丹的也會慣了的；因爲，說到我，我不妨告訴你，我沒有心思捐棄世界，把我活埋在一個丈夫裏頭。怎麼！因爲一個男人存心娶我們，我們就得萬事全休，和生人全都斷絕往來！丈夫老爺們的專制，真也邪行！要女人取消一切娛樂，活着就爲男人自己，我覺得他們真行。我不在乎這個！也不想死得這樣年輕。

喬治·黨丹 你公開給我的信誓，你就這樣違守？

昂皆麗克 我？我就不是誠心誠意給你，是你捨了去的。你可曾在結婚以前，問過我的同意，我願意不願意嫁你來的？你就是跟我的父母商量這個；說正確了，你娶的是他們，所以人家對你有什麼做錯了，你一直是找他們申訴，本來也對嘍，你要的不是我。至於我，我沒有對你講過你同我結婚，你把我帶走也沒有考慮過我的感情，我認爲我沒有必要做你的意志的奴隸；我的青春獻給我的美好的歲月，對不住，我要選幾

天享受享受，年齡答應下我的甜蜜的自由，我也要看看上等社會，嘗嘗人家恭維我的愉快。你準備好了，你有的是罪受；我沒有本事往更壞處做，你就謝天謝地了。

喬治·黨丹 是！你就這樣對付他。我是你丈夫，我告訴你，我不懂這個。

昂皆麗克 我，我是你女人，我告訴你，我懂這個。

喬治·黨丹 (旁白) 我簡直想把她的臉揍個稀爛，一輩子甯想討好那些風流種子。啊！

算啦，喬治·黨丹；我壓不下氣，還是走開的好。

## 第五場 昂皆麗克，克樓狄娜。

克樓狄娜 太太，我直盼他走，遞一封信給你，你知道是誰寫的。

昂皆麗克 給我看。

【她低聲讀。

克樓狄娜 (旁白) 就我看來，他寫給她的話，不太惹她反感。

昂皆麗克 啊！克樓狄娜，這封信寫得真叫漂亮！宮裏人說話也好，作事也好，沒有不招人愛的！我們外省人在他們旁邊一站，成了什麼東西？

克樓狄娜 我相信，看見他們以後，你不喜歡黨丹這羣人了。

昂皆麗克 待在這兒：我去寫回信來。

克樓狄娜 (一個人) 我看，我用不着勸她把信往甜裏寫。不過這兒……

### 第六場 克里當德，呂班，克樓狄娜。

克樓狄娜 先生，您找來的送信的，可真能幹！

克里當德 我不敢打發我的人來；不過，我可憐的克樓狄娜，你幫了我大忙，我得好好兒謝謝你。

【他搜索他的衣袋。

克樓狄娜 嗟！先生，用不着。不，先生，您真不該破費。我幫您，因為您配，我覺得我

天生就向着您。

克里當德 我應該給你。

【他給她錢。

呂班 (向克樓狄娜) 我們不久就結婚，你把錢給我，我去跟我的放在一起。

克樓狄娜 我替你看著，還有你要香的這個嘴。

克里當德 (向克樓狄娜) 告訴我，我的信你遞給你的標致太太了嗎？

克樓狄娜 遞過啦。她在寫回信。

克里當德 可是，克樓狄娜，有沒有方法讓我和她談談？

克樓狄娜 有：跟我來，我會帶您見她的。

克里當德 可是她喜歡嗎？不冒險嗎？

克樓狄娜 不，不。她丈夫不在家；再說，她在乎的不是他，是自己的父母；只要他們瞞

得住，此外什麼也不必怕。

克里當德 我聽你的。

呂班 (一個人) 媽的！我將來這個女人可真能幹！她的聰明抵得了四個。

### 第七場 喬治·黨丹，呂班。

喬治·黨丹 (低聲，旁白) 這是我方纔碰着的那個人。岳父母不肯相信，他能夠決心去

作證人，那就好了！



呂班 啊！你來啦，話匣子先生，我再三叫你別講，你再三答應我來的！你就藏不住話，人家講給你聽的祕密，你全給抖了？

喬治·黨丹 我？

呂班 是呀。你全講給她男人聽了，亂子統是你惹出來的。你舌頭長，我算領教了；我受了教訓，以後你甯想再聽我講給你聽啦。

喬治·黨丹 聽我講，朋友。

呂班 你要是先前沒講出去的話，眼下出的事我一定會說給你聽的；不過，爲了罰你，我什麼也不講給你聽。

喬治·黨丹 怎麼！出了什麼事？

呂班 沒事，沒事。這就是你翻嘴的報應；你試也白試，你開你的唱片，我走啦。

喬治·黨丹 待一下。

呂班 不。

喬治·黨丹 我就只一句話對你講。

呂班 不聽，不聽。你想勾出我的話岔兒來。

喬治·黨丹 不，不是這個。

呂班 哎！我不是傻瓜。我明白你的用意。

喬治·黨丹 另外一樁事。聽我講。

呂班 沒事。你要我對你講，子爵老爺方纔拿錢給克樓狄娜，她帶了他去見太太。可是我呀，沒那麼蠢。

喬治·黨丹 求求你……

呂班 不成。

喬治·黨丹 我會給你……

呂班 扯你媽的蛋！

## 第八場 喬治·黨丹。

喬治·黨丹 我想等了半天，這老實頭就不聽我的。可是他不经意滑出口的新聞，有同樣的功效；假如偷情的漢子在我家，岳父母一看，不就顯出我有道理，死心塌地相信女兒無恥了麼。糟糕的是，我就不知道怎麼樣利用這種消息。假如我回家，壞小子會溜了的；我親眼看見自己丟人，沒有用。我就是賭咒人家也不信，說我大白天在做夢。

假如，換一個作法兒，我去找岳父母，拿不穩這小子回頭在不在，結局一樣，我還是給自己惹一身臊。我就沒有方法搞清楚他是不是還在？（隔着鑰匙眼兒往裏看）啊！天！不必遲疑啦，我隔着門窟窿望見他啦。命運賞我一個機會丟我對頭的臉；巧的是，我需要的裁判，像要結束這樁風流案子，也都來了。

第九場

德·叟當維勒先生，德·叟當維勒夫人，喬治·黨丹。

喬治·黨丹 好啦，先前你們不肯相信我，你們的女兒把我比下來了；可是我抓住她的把柄給你們看，感謝上帝，我的體面如今是丟光了，你們不可能再不相信。

德·叟當維勒 怎麼！姑爺，你在這上頭還沒死心？

喬治·黨丹 是呀，我沒死心；我就是想死心也死不成。

德·叟當維勒夫人 你怎麼又來攪我們？

喬治·黨丹 是呀，夫人；我讓人家攪的還要兇。

德·叟當維勒 你煩人家，自己倒不嫌煩？

喬治·黨丹 不嫌；可是我嫌人家把我當傻瓜看。

德·叟當維勒夫人 你真就不想去掉那些亂七八糟的念頭？

喬治·黨丹 不想，夫人；可是，我真想去掉一個丟我臉的女人。

德·叟當維勒夫人 怎麼的啦！姑爺，學學講話看。

德·叟當維勒 傢伙！說話用字，少嘔人氣。

喬治·黨丹 生意人賭錢笑不出口。

德·叟當維勒夫人 記住你娶的是一位名門閨秀。

喬治·黨丹 我記夠啦，將來還怕太多。

德·叟當維勒 假如你記住，那麼，說到她，想着多放敬重。

喬治·黨丹 可是她怎麼就不想着待我多放忠厚？什麼！因為她是名門閨秀，她就可以有

自由，歡喜怎麼我就怎麼我，我嘍，一口氣也不許出？

德·叟當維勒 到底出了什麼事，你要說什麼？你對我講的那個人，她不承認她認識，你

今天早晨難道沒有聽見？

喬治·黨丹 對。可是，假如我現在讓您看見那情人跟她在一起，您，您還有什麼話說？

德·叟當維勒夫人 跟她在一起？

喬治·黨丹 是呀，跟她在一起，在我家裏。

德·叟當維勒 在你家裏？

喬治·黨丹 是呀，在我自己家裏。

德·叟當維勒夫人 這要是真的，我們跟你一樣不要她。

德·叟當維勒 是的。對於我們，我們一姓的榮譽比什麼都寶貴；假如你的話是真的，我們就否認她是我們的親女兒，隨你處治。

喬治·黨丹 您只要跟着我就成。

德·叟當維勒夫人 當心別搞錯了。

德·叟當維勒 別像先前一樣。

喬治·黨丹 我的上帝！您就看見啦。（指着克里當德，他和昂皆羅克出來）看，我撒謊來的？

### 第十場

昂皆羅克，克里當德，克樓狄娜，德·叟當維勒，德·叟當維勒夫人，喬治·黨丹（在舞臺裏）。

昂皆羅克（向克里當德）再見。我怕人家在這兒看見你，我得加意小心。

克里當德 夫人，答應我今天夜晚同你談談。

昂皆麗克 我盡力就是啦。

喬治·黨丹 (向德·豐當維勒夫婦) 打後面輕輕過去，別叫看見。

克樓狄娜 (向昂皆麗克) 啊！太太，毀啦。你父親母親來啦，還有你丈夫。

克里當德 啊！天！

昂皆麗克 (低聲，向克里當德和克樓狄娜) 裝做什麼也沒看見，你們倆由着我來。(高聲，向克里當德) 什麼！事情穩了，你敢胡鬧啦？你就是這樣子掩藏你的心思？方纔人家告訴我，你對我有愛了，你打算求我答應，我就表示厭惡，當着人清清楚楚對你解釋過了；你絕口否認，對我嗚誓，沒有意思惹我生氣；可是，就在同一天，你居然色膽包天，到我家裏來看我，說你愛我，渾話連篇，勸我跟你合着胡鬧；倒像我是那種女人，破壞我立給丈夫的信誓，永遠拋掉父母教給我的婦道！要是我父親曉得了這個，他不好好兒教訓你一頓纔怪！可是一個正經女人不喜歡宣揚：我當心不對他講，(她做手勢給克樓狄娜取一根棍子來) 我要讓你知，我雖說是女人，我有的是勇氣，人家給我氣受，我一個人也報得了仇。你對我的行為不像一個貴人，所以呀，我也不把你當貴人看待。

克里當德

【克里當德把喬治·黨丹推在他們的中間，昂皆麗克舉起棍子，打不着克里當德，反而打着丈夫。

（好像挨了打，嚷着）啊！啊！啊！啊！輕點兒！

【他逃開了。

### 第十一場

德·叟當維勒，德·叟當維勒夫人，昂皆麗克，喬治·黨丹，克樓狄娜。

克樓狄娜

太太，往重裏打！使勁打！

昂皆麗克

（假裝對克里當德說話）你要是心裏還有話說呀，我等着回答你哪。

克樓狄娜

記住你在欺負誰。

昂皆麗克

啊！父親，你在這兒！

德·叟當維勒

是呀，女兒；我看見的，你在聰明上，勇敢上，顯出你是叟當維勒一姓的

好女兒。過來；湊近，讓我吻你一下。

德·叟當維勒夫人

女兒，也吻我一下。可不！我喜歡得哭了，你方纔的作爲，我一看就

知道是我的孩子幹的。

德·叟當維勒 姑爺，你多該開心！這事對你該多少甜蜜！你方纔驚嚇有道理；可是你的疑心也該散啦，本來嘛，你太上算啦。

德·叟當維勒夫人 還用說，姑爺，現在你應當是世上最心滿意足的人了。

克樓狄娜 當然。這纔叫女人，我們太太！你娶到她太幸福啦，你應當爬下去香香她踩過的腳印子。

喬治·黨丹 （旁白）哦，賊骨頭！

德·叟當維勒 姑爺，怎麼的啦？你看見的，你女人對你表示愛情，你謝也不謝她一句？昂皆麗克 不，不，父親；用不着。他方纔看到的，他沒有什麼好感激我的；我那樣做，不過是爲了我有自尊心。

德·叟當維勒 女兒，你到哪兒去？

昂皆麗克 父親，我回去，我不要承他情，接受他的恭維。

克樓狄娜 （向喬治·黨丹）她生氣有道理。她這女人值得人膜拜，可是你待她呀就沒良心。

喬治·黨丹 （旁白）壞蛋！



## 第十二場

德·叟當維勒，德·叟當維勒夫人，喬治·黨丹。

德·叟當維勒 她這陣子氣，也就是爲了方纔的事，你回頭哄哄她，也就過去了。再見，姑爺；你現在勿需乎再擔心思啦。去跟她要要好，想法子平平她的氣，爲你不該生氣向她道歉。

德·叟當維勒夫人 你該想想看，她是一個年輕女孩子，家教嚴，看見自己被人疑心做壞事，就不習慣。再見。她的行爲一定讓你非常開心。看見你們不吵鬧，我就歡喜了。

## 第十二場

喬治·黨丹。

喬治·黨丹 我沒有說一句話，因爲我就是說話也討不到便宜；像我這樣丟人的，世上難得第二份。是的，我佩服我的不幸，還有我那死鬼女人，鬼招兒真多，總搞得我沒理兒，理兒全叫她占了去。我真就總讓她吃瀟！總讓表面跟我爲難，我就甯想制服得了



## 第三幕

第一場 克里當德，呂班。

克里當德 夜深了，我怕太晚啦。我就看不出路來。呂班！

呂班 老爺。

克里當德 打這邊走？

呂班 我想是罷。媽的！黑到這個樣子，有這種胡鬧的黑夜！

克里當德 當然，牠錯；可是，一方面，牠妨害我們看，另一方面，牠也妨害人家看我們。

呂班 你對，牠不全錯。老爺，你有學問，我倒想知道，爲什麼白天不是夜晚？

克里當德 這問題又大，又難。你想得到，呂班。

呂班 是呀；我要是唸書的話，人想不到的事兒我也想得到。

克里當德 我信得過。你像心挺細挺尖。

呂班 可不是。看，我雖說沒有學過拉丁，我講解得來；那一天，看見一扇大門上寫着 collegium，我猜，意思是說學校。

克里當德 真了不起！呂班，你也識字？

呂班 是呀，我會唸印出來的字；可是寫出來的字，我怎麼唸也學不會。

克里當德 我們走到牆跟前。（拍手）這是克樓狄娜給我的記號。

呂班 說真的，這女孩子抵得了銀子價錢；我誠心誠意愛她。

克里當德 所以我帶你來同她談談。

呂班 老爺，我謝……

克里當德 嘛！我聽見響聲。

## 第二場 昂皆麗克，克樓狄娜，克里當德，呂班。

昂皆麗克 克樓狄娜？

克樓狄娜 怎麼樣？

昂皆麗克 門開一條縫。

克樓狄娜 開好啦。

【夜景。演員在黑地裏互相尋找。

克里當德 (向呂班) 是她們。嘛。

昂皆麗克 嘛。

呂班 嘛。

克樓狄娜 嘛。

克里當德 (向克樓狄娜，錯把她當做昂皆麗克) 夫人！

昂皆麗克 (向呂班，錯把他當做克里當德) 什麼？

呂班 (向昂皆麗克，錯把她當做克樓狄娜) 克樓狄娜！

克樓狄娜 (向克里當德，錯把他當做呂班) 什麼事？

克里當德 (向克樓狄娜，以為在對昂皆麗克講話) 啊！夫人，我真高興！

呂班 (向昂皆麗克，以為在對克樓狄娜講話) 克樓狄娜！我可憐的克樓狄娜！

克樓狄娜 (向克里當德) 輕點兒，先生。

昂皆麗克 (向呂班) 別嚷嚷，呂班。

克里當德 是你，克樓狄娜？

克樓狄娜 是的。

呂班 是你，太太？

昂皆麗克 是的。

克樓狄娜 (向克里當德) 你找錯人了。

呂班 (向昂皆麗克) 真的，黑漆漆，什麼也看不見。

昂皆麗克 不是你，克里當德？

克里當德 是的，夫人。

昂皆麗克 我丈夫打呼打得纔叫響，我利用這時候到這兒談談。

克里當德 我們去找個地方坐坐。

克樓狄娜 就那麼着。

【昂皆麗克、克里當德和克樓狄娜去坐在舞臺裏，樹根一塊草地上面。

呂班 (尋找克樓狄娜) 克樓狄娜！你在哪兒？

### 第二場

昂皆麗克，克里當德，克樓狄娜 (坐在舞臺裏)；喬治·黨丹  
(衣服穿好一半)；呂班。

喬治·黨丹（旁白）我聽見我女人下樓，我趕快披上衣服跟了下來。她會到什麼地方去？會不會出門啦？

呂班（錯把喬治·黨丹當做克樓狄娜）你到底在哪兒，克樓狄娜？啊！在這兒。說真的，你的主子上當這回可上足啦；我覺得這跟方纔的棍子一樣滑稽，人家謊給我聽來的。你的太太講他這時候在打呼，像死豬，他就不知道趁他睡的時候，子爵老爺跟她在一起。真是好笑透啦。吃太太醋，要她歸自己一個人受用，他存的什麼心？簡直胡鬧噯，子爵老爺太賞他臉啦。你不作聲，克樓狄娜？走，跟他們去；把你的小手兒給我，讓我香香。啊！真叫柔！我覺得我像在吃蜜餞。（他吻黨丹的手，黨丹拿手一下子推開他的臉）傢伙！你怎麼的啦！那隻小手兒真還有點兒粗。

喬治·黨丹 誰在這兒？

呂班 沒人。

喬治·黨丹 他逃走啦，把我壞蛋女人的黑良心的消息倒告訴了我。對，遲不得，我該馬上喊她父母來，這事可以幫我跟她拆夥兒啦。喂！高南！高南！

## 第四場

昂皆羅克，克里當德，克樓狄娜，呂班（坐在舞臺聚裏）；喬治·黨丹，高南。

高南（探出窗戶）老爺。

喬治·黨丹 來，快到下面來。

高南（跳下窗戶）我來啦，沒比我再快的啦。

喬治·黨丹 你在這兒？

高南 是，老爺。

【喬治·黨丹順着高南的聲音尋找過去，同時高南走到另一邊，睡着了。

喬治·黨丹（轉向他以為高南在的地方）輕點兒。低着聲兒說話。聽我講。到我岳父母

家去，說我求他們這就馬上趕快來。聽見了沒有？嚟！高南！高南！

高南（在另一邊，醒來）老爺。

喬治·黨丹 鬼東西，你在哪兒？

高南 這兒。



喬治·黨丹 瘋死你這狗雜種，離我那麼遠！（喬治·黨丹回到他以爲高南在一邊，高南朦朦朧朧，走到另一邊，睡着了）我告訴你，快去找我岳父母來，告訴他們，我請他們馬上就到這兒來。聽清楚了沒有？回話。高南！高南！

高南 （在另一邊，醒來）老爺②。

喬治·黨丹 這死東西要氣瘋了我。到我跟前來。（他們碰在一起，兩個人全跌倒了）啊！賊骨頭！弄斷了我的腿！你在哪兒？過來，我打你一千棍。我想他在躲我。

高南 當然。

喬治·黨丹 你來不來？

高南 不來，真不來。

喬治·黨丹 來，聽我講。

高南 不來。你要打我的。

喬治·黨丹 好啦！不打，我不打你。

高南 一定？

喬治·黨丹 一定。過來。（向高南，抓住他的胳膊）好。我用得着你，是你走運。快去爲我求我岳父母到這兒來，儘快趕，告訴他們，有萬分火急的事；他們要是嫌夜

深，不肯來，千萬催他們上路，叫他們明白，他們非來不可，天塌了也得來。你現在聽明白了罷？

高南 明白，老爺。

喬治·黨丹 快去，快來。（以爲就是他一個人）我嚶，我先回到家，等……我聽見有人。會不會是我女人？我得利用黑夜聽聽。

【喬治·黨丹退到門口。

第五場 昂皆麗克，克里當德，克樓狄娜，呂班，喬治·黨丹。

昂皆麗克 （向克里當德）再見。是分手的時候了。

克里當德 什麼！這麼快？

昂皆麗克 我們談話也相當久了。

克里當德 啊！夫人，我陪你談話還會久，在這短短的時間，我要說的話我會全想齊了；要把我的感情完全解釋給你聽，我得好些整天纔成；我要對你說的話，我連一小部分也沒有對你說到。

昂皆麗克 下一次可以多聽些。

克里當德 唉呀！你說起你走，你是在刺我的心；現在你丟下我走，留給我多少痛苦！

昂皆麗克 我們想法子再相會。

克里當德 對。可是我想到你離開我，就有丈夫作陪。想到這兒，我就想死。丈夫的特權對於一個鍾情的愛人再殘忍不過了。

昂皆麗克 你真就那樣糊塗，連這也要顧慮，以為有些丈夫人能夠相愛？人嫁他們，因為沒有辦法不嫁，父母作的主，他們的眼睛就看着錢財；不過，一報還一報，值多少，給多少，除了這個，他們別想女人尊敬。

喬治·黨丹（旁白）這就是我們的死鬼女人！

克里當德 啊！人家給你的丈夫，必須承認，就配不上娶你的榮譽；把你這樣一個人，和

他那樣一個人匹配做夫婦，真是想都想不到！

喬治·黨丹（旁白）可憐的丈夫！人家就這樣對待你們。

克里當德 不用說，你配一個好人家；上天生下你，不是爲了做一個鄉下人的太太。

喬治·黨丹 願上天把她給你做太太！那你就換調兒啦！進去；聽夠啦。

【喬治·黨丹進去，從裏把門關住。

## 第十六場

昂皆麗克，克里當德，克樓狄娜，呂班。

克樓狄娜 太太，你要是單講你丈夫壞，那就趕快罷，因為不早啦。

克里當德 啊！克樓狄娜，你真心狠！

昂皆麗克 （向克里當德）她有道理。我們分手罷。

克里當德 既然你願意，那就只好分手了。不過，至少，我求你可憐可憐我要過的那些苦命辰光。

昂皆麗克 再見。

呂班 克樓狄娜，你在哪兒，我好給你一句晚安！

克樓狄娜 去，去，我在遠處收，我在遠處還。

## 第十七場

昂皆麗克，克樓狄娜。

昂皆麗克 我們回去，別有響聲。

克樓狄娜 門關啦。

昂皆麗克 我有大門鑰匙。

克樓狄娜 那麼，輕點兒開門。

昂皆麗克 門打裏頭關了，我不曉得我們怎麼辦好。

克樓狄娜 男用人睡在旁邊，喊他好了。

昂皆麗克 高南！高南！高南！

### 第八場 喬治·黨丹，昂皆麗克，克樓狄娜。

喬治·黨丹（在窗口探出頭來）高南！高南！啊！我的太太夫人，我可逮住你啦，趁我睡覺你倒溜得個快！這我喜歡，看見你這時候在外頭我也喜歡。

昂皆麗克 好罷！夜晚在外頭吸收新鮮空氣，有什麼天不了的？

喬治·黨丹 對，對。你會挑時候，吸收新鮮空氣。壞蛋夫人，怕是熱空氣喇；幽會呀，

跟花花公子調情呀，我全知道。我聽見你們的綿綿情話，和你們彼此歌頌我的漂亮詞兒啦。不過，我也稱心，我就要報仇了，你父母現在一定要相信我的抱怨正當，你的

行爲荒唐了。我差人請他們，他們這就來啦。

昂皆麗克（旁白）啊！天！

克樓狄娜 太太！

喬治·黨丹 不用說，你想不到有人打擊你。現在我贏了，我抓住你的把柄，折你的傲氣，毀你的狡計。直到如今，你不拿我的控告當正經，欺哄你的父母，隱瞞你的壞事。我說，我看，統統沒有用；你總有鬼招兒騙我，叫人家相信我錯，叫人家覺得你有道理。不過，這一回麼，感謝上帝，真相大白，你的無恥要完全扯穿了。

昂皆麗克 瞎！我求求你，把門給我開開。

喬治·黨丹 不，不！等他們來，我請他們去了，我要他們在這好辰光看見你在外頭。趁他們還沒來，你不妨打點打點，想個什麼新主意，把你救出這個爛泥坑；編個什麼謊，掩飾一下你的私奔；來個什麼詭計躲開人們的議論，顯出自己的清白，什麼說得過的藉口，夜裏上香啊，或者女朋友生孩子要你幫忙。

昂皆麗克 用不着。我沒意思瞞你。我不想幫自己辯護，既然你知道，也不想對你否認。  
喬治·黨丹 那是因爲你看見自己走頭無路，捏造不出話來迴護這件事，就是有話，我也容易指出破綻。

昂皆麗克 是，我承認我錯，你有道理抱怨。不過，求你了，快把門開開，千萬別叫我父

母現在撞見了，受他們的氣。

喬治·黨丹 抱歉的很。

昂皆麗克 噫！我可憐的小丈夫！我求你了！

喬治·黨丹 啊！我可憐的小丈夫！我現在是你的小丈夫了，因為你覺得把柄給人家了。

這我喜歡：你從前就永遠沒有想到對我說說親熱話兒。

昂皆麗克 聽好了，我答應你再也不給你氣受，我……

喬治·黨丹 說什麼也不成。我不要錯過這個機會；我需要一下子把你的底抖乾淨。

昂皆麗克 我求你許我說一句話。我要你聽一分鐘。

喬治·黨丹 好罷！什麼？

昂皆麗克 我再承認一次，我不該那樣做，你應當生氣；我利用你睡覺的時候走出大門；

走出去和你說起的一個人相會。不過，說到臨了，你應當原諒我的年齡，年輕人沒有

經驗，入世不久，闖下亂子；由着性子胡來，不往壞處上想，其實，還用說，一點也

沒有……

喬治·黨丹 對！有你說的，這類事需要人家神而且聖地相信。

昂皆麗克 我說這話，並非就說我對你沒罪，我只是誠心誠意求你饒恕，求你忘記一件事。你生氣的事，父母知道了一定要深責痛罵，求你就幫我免了這場難過。假如你寬洪大量，答應我的懇求，讓我看到你這種恩德，你這種慷慨作爲，我一定全心全意認錯，就是父母的權威和婚姻的信誓做不到的，我也會心到人到，爲你做到。總而言之，我一定爲這個謝絕所有的風月，要愛也就愛你一個人。是的，我對天嗚誓，從今以後，你看見我是世上最好的女人，我有那麼多，那麼多的愛情給你，你一定會滿意的。

喬治·黨丹 啊！狐狸精，你媚人呀就爲害人！

昂皆麗克 賞我這個臉。

喬治·黨丹 不管。我死心啦。

昂皆麗克 你就寬洪大量一次。

喬治·黨丹 不幹。

昂皆麗克 求求你！

喬治·黨丹 不成。

昂皆麗克 我拿我整個兒的心求你。

喬治·黨丹 不成，不成，不成。我要人不受你騙，你的惡名兒四揚。



昂皆麗克 好罷！你逼我逼到無路可走，我警告你，一個女人到了這種地步，什麼也幹的出來，我若是眼前做點兒事出來，你就是後悔也來不及。

喬治·黨丹 請問，你有什麼好做？

昂皆麗克 我一橫心，別想好得了；我會拿着這把刀，就地把自己殺死的。

喬治·黨丹 啊！啊！請便。

昂皆麗克 你以為請便就完事啦，沒那麼方便。人人曉得我吵鬧，你待我永遠不好。看見我死，沒有一個人會不疑心是你下的毒手；我父母當然不會看着我死不報仇，法律上的追究，他們感情上的忿恨，他們想得到的懲罰，他們一定全攔在你身上。我就拿這個法子來報你的仇；這樣報仇的，女人裏頭，我算不得頭一個；男人狠得下心把我們逼上死路，爲了報復，我不是頭一個女人說尋死就尋死。

喬治·黨丹 聽便。現下沒人再打尋死的主意，這種風氣早就過時啦。

昂皆麗克 我倒要做給你看看；你要是一死兒不答應，你要是不給我開門，我對你賭咒，我馬上就讓你看看，一個人無路可走，沒有什麼不好做的。

喬治·黨丹 瞎扯！瞎扯！你也就是吓唬吓唬我。

昂皆麗克 好罷！事已至此，我就死給你看看，好在兩個人都滿意，看我是不是開玩笑。

(假裝自殺)啊！我死啦。願上天照我的希望給我復仇，害我的人對我心腸狠，受到嚴厲的懲罰！

喬治·黨丹 怎麼！她真就那麼毒，害死自己，連累我吃官司？我打燈看看去。

### 第九場 昂皆麗克，克樓狄娜。

昂皆麗克 (向克樓狄娜) 嘛。別出聲。趕快一邊一個，貼住大門兩邊。

### 第十場

昂皆麗克與克樓狄娜 (喬治·黨丹從大門出來，她們急忙閃入，立刻從裏把門關住)；喬治·黨丹 (端着燭臺出來，沒有看見她們)。

喬治·黨丹

喬治·黨丹 一個女人居然就惡毒到這種地步？(一個人，四處看過) 沒人！噓！我沒看錯人麼；死東西看見我也求不動，吓唬也吓唬不了，跟我鬧沒有用，只好走開了。正好！這下子顯得她更壞；岳父母就要來啦，看她的罪過看的也更清楚。(來到門口，想進去) 啊！啊！門關啦。喂！喂！來人！趕快把門給我開開！

第十一場 昂皆麗克與克樓狄娜（在窗口）；喬治·黨丹。

昂皆麗克 怎麼！是你？死鬼，你打哪兒來的？天快亮啦，你回來怎麼也不看看時候？難道一位正經丈夫應當過這種生活？

克樓狄娜 一整夜去喝酒，把可憐的年輕媳婦兒就這樣一個人丟在家裏，好意思嗎？

喬治·黨丹 怎麼！你們……

昂皆麗克 去，去，賊骨頭，我膩死你在外頭胡鬧啦；沒什麼好耽擱的，我要訴說給我父母知道。

喬治·黨丹 什麼！你居然就敢……

第十二場 德·叟當維勒先生，德·叟當維勒夫人；高南；昂皆麗克與

克樓狄娜（在窗口）；喬治·黨丹。

【幕·叟當維勒夫婦穿着睡覺衣服，高南帶路，提着一盞燈。

昂皆麗克（向德·叟當維勒夫婦）你們過來，女兒求你們啦，來幫我主持主持公道。世上就沒見過比他再渾帳的啦。酒跟醋勁兒攪渾了丈夫的腦筋，他就不曉得他在說什麼，做什麼，親自差人把你們請了來，要你們看看人就從來沒聽說過的希奇古怪荒唐事。家裏人等了他整整一夜，你們看見的，他算回來啦；你們要是聽他的呀，他會對你們講，他在你們跟前要狠狠告我一狀；什麼在他睡覺的時候，我打他身邊溜到外頭打野食，捏造下成千成百的壞事，左不過全是一個模子。

喬治·黨丹（考白）死鬼女人真叫毒！

克樓狄娜 可不，他要大家相信他在家裏，我們在外頭；一腦門子的邪行，你就沒法子幫他去掉。

德·叟當維勒 怎麼？這話是什麼意思？

德·叟當維勒夫人 單爲這個把我們喊了來，簡直是胡鬧透頂！

喬治·黨丹 從來……

昂皆麗克 不，父親，我再也受不了這樣兒一個丈夫。我的耐心煩兒到了頭。他方纔罵了我一大堆怪話。

德·叟當維勒（向喬治·黨丹）傢伙！你就不是個正經東西。

克樓狄娜 一個可憐年輕女人讓他糟蹋到了這個樣子，看着心都不忍；上天要報應的。

喬治·黨丹 人會……？

德·叟當維勒 得，你羞也羞死啦。

喬治·黨丹 讓我對你們說兩句話。

昂皆麗克 你們聽好了；他有的是怪話對你們講！

喬治·黨丹 （旁白）我急死啦。

克樓狄娜 他喝了那多酒，我真怪人會靠他站；他呼出來的酒氣味一直沖到我們這兒。

喬治·黨丹 岳父大人，我求您……

德·叟當維勒 走開：你一嘴的酒味道。

喬治·黨丹 夫人，我求您……

德·叟當維勒夫人 呸！別挨近我：你的氣有毒。

喬治·黨丹 （向德·叟當維勒）讓我對您……

德·叟當維勒 走開，我告訴你啦，沒人受得了你。

喬治·黨丹 （向德·叟當維勒夫人）允許我……

德·叟當維勒夫人 呀！你傷害我的心。請你站遠些。

喬治·黨丹 好，成，我站遠些說話。我對你們賭咒，我沒有一步離開家，出門的是她。

昂皆羅克 我不是對你們說來的？

克樓狄娜 是真是假，你們一看也就明白了。

德·叟當維勒 （向喬治·黨丹）去，你活拿人開心。下來，女兒，到這兒來。

## 第十二場

德·叟當維勒先生，德·叟當維勒夫人，喬治·黨丹，高南。

喬治·黨丹 青天在上，我是在家裏……

德·叟當維勒 住口：胡鬧也得有個分寸。

喬治·黨丹 雷眼下把我劈了，要是……

德·叟當維勒 別吵我們啦，想着怎麼請求你太太饒恕罷。

喬治·黨丹 我！請求她饒恕？

德·叟當維勒 對，饒恕，馬上。

喬治·黨丹 什麼！我……

德·叟當維勒 傢伙！假如你再僵嘴下去，你要我們一趨，看我不教訓你的。  
喬治·黨丹 啊！喬治·黨丹！

### 第十四場

德·叟當維勒，德·叟當維勒夫人，昂皆麗克，喬治·黨丹，克樓狄娜，高南。

德·叟當維勒 好，來，女兒，讓你丈夫請求你饒恕。

昂皆麗克 我！饒恕他那些罵我的話！不，不，父親，我辦不到；我求你讓我和丈夫離婚，我跟他沒法子在一起過活。

克樓狄娜 怎麼好不答應？

德·叟當維勒 女兒，像這樣離婚是不可以的，外人議論起來那還了得。你做事應當比他通情達理，就再忍一次罷。

昂皆麗克 他這樣胡鬧，怎麼忍呀？不，父親，我不能夠同意。

德·叟當維勒 女兒，不忍也得忍，是我吩咐你這麼做。

昂皆麗克 那我只好不作聲啦，你對我有絕對的權威。

克樓狄娜 多聽話！

昂皆麗克 硬要人忘掉那樣的侮辱，也太強人所難了；不過，難歸難，我服從你。

克樓狄娜 可憐的綿羊！

德·叟當維勒 (向昂皆麗克) 走近些。

昂皆麗克 你撮合沒有用，你看好了，一到明天，又來一過。

德·叟當維勒 我在意就是了。(向喬治·黨丹) 來，跪下。

喬治·黨丹 跪下？

德·叟當維勒 對，跪下，沒什麼好耽擱的。

喬治·黨丹 (跪下，端着燭臺，旁白) 噢，天！(向德·叟當維勒) 該說什麼？

德·叟當維勒 夫人，我請求你饒恕……

喬治·黨丹 夫人，我請求你饒恕……

德·叟當維勒 我過去的胡鬧……

喬治·黨丹 我過去的胡鬧……(旁白) 娶你！

德·叟當維勒 我答應你將來好好兒作人。

喬治·黨丹 我答應你將來好好兒作人。



德·叟當維勒 當心，記住你這是末一回荒唐，我們容讓過去。

德·叟當維勒夫人 真的！你要是再犯呀，你對太太的尊敬，對她生身父母的尊敬，一定要讓你學會了纔算事。

德·叟當維勒 天這就要亮了。再見。（向喬治·黨丹）回家去，記着學乖。（向德·叟當維勒夫人）我們，好人兒，回去上牀輪輪。

### 第十五場 喬治·黨丹（一個人）。

喬治·黨丹 啊！今後我撒手不管啦，我就看不出有救。人要是像我娶了一個惡毒女人呀，最好的辦法就是頭朝前，去跳河。

〔註〕

- ① 德·叟當維勒 (De Scherville) 的「德」，意思其實是「的」，叟當維勒是采邑，貴人以土地顯示身份，名子後面再加地名，例如劇中約翰·吉勒·德·叟當維勒，意即叟當維勒的約翰·吉勒。又，叟當維勒的字義是「愚人在城鎮」，諷語之意隱於字面。
- ② 一蘇合一法郎的二十分之一。
- ③ 德·拉·黨狄尼耶耳 (De La Dandinère) 是從黨丹 (Dandin) 變化出來的。黨丹是姓，不是采邑，因為他娶了一位貴族小姐，平空高了一級，便把黨丹的字尾放長，成為黨狄尼耶耳，聽起來好像地名。劇中用意是諷語。
- ④ 拉·浦呂道特芮 (La Prudotrie) 正如叟當維勒，借用字義來諷語，意思是「假正經女人」。在男權社會，女兒嫁雞成雞，喪失女家門第，但是，香檳 (Champagne) 省是例外。有些城縣只要母親出身貴族，子孫便也躋成貴族。傳說這種特權是九世紀查理二世恩賜的。德·叟當維勒夫人的娘家應當是香檳人。
- ⑤ 囊西 (Nancy) 在法國東境，現在是省會。徵召貴族參加戰爭，這裏大概指的是「一六三五年的一次徵召，派到法國東北勞樂 (Lorraine) 省去」。
- ⑥ 孟斗邦 (Montauban) 在法國西南，現在是省會。一六二一年，路易十三率領大軍，圍攻被新教徒占據的孟斗邦，損兵折將，大敗而返。
- ⑦ 這種不近人情的滑稽是意大利喜劇的傳統。
- ⑧ 原文是「鱈魚」。
- ⑨ 原文是「受絞刑」。